

没羽集

秦 似 著

(726)



沒羽集

秦似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 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中央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034 字数169,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7 $\frac{7}{16}$ 插页4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定价(3)0.70元

前 記

这个集子所包括的，是我自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九年十年間写下的杂文。解放后虽然也写了一些散文杂文，但由于前后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时代，不想放在一起。十年所写的当不止这一些，经过我自己和編輯部的几次选择，就算是把这一些暂时留下了。

現在回过头去看，那时候無論思想或笔墨，都有許多幼稚的地方；这次出版前，曾在編輯部的帮助之下，作了某些必要的修改訂正，但到底是从前的东西，除了明显的謬誤之外，大抵上还是保留原来的面目。有些地方虽然作了修改，也还不免隱晦一些，迂曲一些，那是由于当时說話不自由，还得想尽办法逃过审查官的眼睛的緣故。如这里面的一篇“吃草和‘宪法’”，虽然所涉及的只是一位闊律师和一件活埋婢女的事，也“奉令免登”，就可想見。

这些文字所跨度的十年間，中国發生着極其巨大而急劇的变化。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殊死的战斗；世界人民特别是苏联人民同法西斯进行空前激烈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結束和第二次国内战争的爆發；在共产党领导下全中国人民获得了解放，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从此結束。慚愧的是，在这些充滿血与火的伟大斗争中，我没有能够站在前綫上作战，

仅仅借了纸张和笔墨，發出吶喊和呼声而已。倘若这里面也还留下了若干时代变化和人們的战斗的痕迹，还可以看出風涛万丈中的若干小浪花，供作这十年間的历史發展的若干小小注脚的話，那便是現在来編印这些文字唯一的一点意思。

一九四〇至四二年所写的，多登在当时桂林版的“野草”杂志上。那时候正是国民党大后方日益腐敗，在抗日的招牌下加紧暗中屠杀革命者的时期，我不能用笔墨去碰屠伯們的刀，也不想去赤膊上陣，但对于当时用了文字和言論为反动派开道鳴鞭的所謂“學者名流”，和“站在第三者立場”的“新聞界”，是不得不頗有冒犯的。有时候这些“帮忙”和帮凶們的用心，还比他們的主子更为深計，更为险惡。如在殘山剩水的昆明和重庆，竟大吹大喝地跳出来一个“战国派”，公然宣揚希特勒的威風，要別人“服膺”“主人的道德”，还宣言要跟希特勒“这位披头散髮的朋友”走，那就分明是嫌中国的屠伯們的法西斯化还不徹底，所以忍不住大叫了。現在时过境迁，中国人民幸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立起来，并没有作成“鷹”們的大菜，則这些曾大力宣传“鷹吃羊是善”的先生們的嘴脸留下来，是頗堪玩味的，可以看見在那时候浮起过什么样的渣滓。發过这些議論的名流先生，有的已經回头是岸了，好得很，有的則不知去向，主张改变了沒有？也不知道。

至于所謂“第三者立場”的“新聞界”，是專門靠了貌似“公正”来騙人的，搨出“大公”的招牌来，“小罵大帮忙”，也就暗中掘坑和“填土”，兼制造一些謠言吃飯。比如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就出来“客觀”地估計双方力量，結論是苏联必定失敗。我在几处地方很触犯了這個报館的“信誉”和威严，但笔墨論辯，对方是不来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才获得了罪有应得的回击，这才叫我明白有势力的人用不着开口的道理。事情發生在“清談与漫話”

一文排印的时候，那期的“野草”还在校对中，不知怎的，这篇文章的校样却到了大公报总编辑徐鑄成先生的办公桌上，又不知怎的，于是由承印“野草”杂志的印刷厂的资本家某先生出面，設宴酒樓，由徐鑄成以半个主人的身分在席前致詞，提出非把“清談与漫話”抽去，就不行，如何不行呢？接着那位印刷厂的某资本家补充了：这一期的“野草”不印！我没有被請，事先也絲毫沒有得到風声，被請的人大概一部分是認為可以說服我的人，一部分是可以制“野草”死命的出版發行有关的人。不特这一期的“野草”要不印了，还提出非撤換編輯，書店就不再出版“野草”，并指定要宋云彬編，才繼續出版。因为書店和印刷厂都是那位资本家的，而那位资本家和徐鑄成又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就結成了联軍，来围剿这个小小的杂文刊物和我这个小小的編輯。这一来才明白那篇文章的校样是怎样会到得徐鑄成大人手中的，原来暗中的罗网是早就結成了。泰山之下無完卵，虽然听說大义凛然的柳亚子老先生在酒宴席上頗不以为然，說了几句激昂的話，但結果为了生存計，“清談与漫話”只好抽掉，算是逆来順受，后来大概到底不太名正言順吧，也就不来撤換我这編輯了，虽然已經找好了宋云彬作为人选。不过，不到半年，“野草”就被“勒令停刊”，寿終正寝了！

那么，“清談与漫話”到底有什么能耐，就那般可怕或可恨，竟至于徐鑄成先生如此兴师动众呢？现在看来，不过因为稍稍揭露了那副貌似“公正”，实则凶险的脸孔的緣故。文字俱在，不必多說了。居然在逃出审查衙門的勾命朱笔之后，还逃不过徐鑄成所設下的私刑，这件事是很难叫人忘記的。当时逆来順受之余，曾經在“剪灯碎語”中發了一下感想，算是微弱的反抗的回声。早些时候，徐鑄成的右派面目被揭露了出来，他自己还在拿解放以前如何如何作为自我辯解和自我安慰，我想，大概这件事

他是久已遺忘了的吧？倘真这样，那就足見得有勢力壓迫人的
人和被人壓迫的人的記憶之間有多大的距離！嗚呼！

從這件事看，現在的右派分子宋雲彬，那時候也不是那麼堂
皇的“民主派”。時機一來的時候，他也会弄一點手脚的，徐鑄成
和那位大老板那麼看中了他，這原因大概他自己是明白的吧。

“野草”停刊以後，在桂林就不容易找到講話的地方。大約
過了半年多，才有“小公園”的編者羅君，暗中約幾個人寫稿，我
是其中之一，于是就化了各種各樣的筆名投了去。“小公園”是
大公晚報的副刊，說起來很矛盾，可是事情就是那樣矛盾的。那
個報館有羅君那樣一個人，不就是矛盾嗎？一方面想鑽出去，一
方面又還要稿費吃飯，我便一連寫了好幾篇。“祈雨和掘水”起，
直到“掉一個方向試試看”止，都是在“小公園”上發表的，唯一一
樣，就是可不能觸着“大公报”本身的痒處了。

写完“掉一個方向試試看”不久，日本皇軍就迫近桂林，於是
乎官民大疏散，十分熱鬧，也十分淒惶。那時的“文化人”多是往
重慶、昆明去的，我一則修不上，二則又沒有錢，而且相信還有那
麼多的人民，他們總是也得求生的，不如一道找生路。這一來就
留了下來。終於參加了黨領導下的地下武裝鬥爭。所以，一九
四四年末到一九四六年夏，在這個集子上留下了空白。可是這
一年多對我說來，從筆墨場中走到了實際的生死鬥爭場上，是一
個不小的變化，這一頁空白，原是打算用我的生命去填滿的。也
就在這個時候，曾經有過關於我的死去的傳聞，使得略有一些相
識不相識的人們為之關心和傷痛，但我並沒有真的死去。

一九四六年秋以後的文字，都是在香港時期所作。這塊大
英帝國治下的小殖民地，雖然沒有公開的事前審查制度，但文網
也不比國內為稍寬。一不小心，就有請君出境的危險。所以有許
多地方依然不得不半吞半吐，甚至还要看去有點躬躬如也，因為

英国是最講“礼貌”的。又由于这块小小的殖民地上有着各式各样的中国人，和五花八門的社会相，就不得不接触到一些紛繁駁杂的事情，上至在高罗士打茶厅吃茶的高等华人，下至因沒有粮食而誤吃了鷄泡魚腸丧命的木匠，还旁及一些社会新聞，看来都与政治無关，再看看似乎又都無不有关。最末的“丰年小集”是在人民解放軍渡江以后，在報紙上写的連續专栏，因为要赶時間，所以一律很短。那时全国解放的形势虽然已經势如破竹，但孤島上的人們还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因此也就还有各种各样的話要說了。可是这个“小集”还没有写完，我就已經在黑名单上得到了預备出境的“礼遇”，于是赶紧收拾包袱去了。

集子編了起来，要起一个名字，却感到很困难，想来想去，也好像沒有一个恰当的称呼。本来前两年就交了稿，一直沒有改定，拖了将近两整年，除了疏懶加以別的工作关系之外，沒有一个适当的集名也是原因之一。現在定名为“沒羽集”，也自知有自我吹嘘之嫌，但实在想不出別的字眼，只好用了。謹附上一个誠懇的說明：名为“沒羽”，决不是指我的这些浅陋的文字有如“箭箭皆沒羽”那样的有力和有作用，仅是想表明我之所写大抵都是为了对敌，而且是竭尽了一己的力气而已。“林暗草惊風，將軍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沒在石棱中。”我不是將軍，仅是一个文壇上的小兵卒，可是却曾經願意作前卒，到得平明来寻我的箭的下落时，射在石头上的也有，頗伤着了敌人的鼻子眼睛的也有，更有的是穿进無边的暗夜，也就在暗夜里沉沒，不知所終了。

右派分子頗喜欢用箭，他們的箭是对着共产党，对着新的社会射的；在过去，对反动統治者，他們中很多人似乎却沒有真地發过一箭。这就使我想起，虽然我也是一个有待于徹底改造的人，或者僭妄一些称为知識分子，我是願意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去脫胎換骨的，也願意在新的社会中自己成为箭垛，如果應該这

样的时候；更願意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承受敌人的抹了毒藥的暗箭的射来；至于我的箭，就是这一些。

写着这篇前記的时候，正是我来到农村中参加直接生产鍛炼的第十五天，这是一个关，要繼續走革命的道路就得过关去。我希望会有过得去了的一天，大概也只有到了那时，我才能够写出一点真为人們所需要的东西来吧！

作 者 1958年1月26日深夜，于玉
林县一农村中对竹北窗之下。

目 次

前記.....	1
“野草”月刊發刊語.....	1
国际随笔.....	4
斬棘录(一九四〇年).....	8
作品与时代.....	8
“把船头掉轉”.....	9
策士的面目.....	10
“伟大的捕風”.....	10
“女子能力不及男子”論.....	12
“挽狂瀾于既倒”.....	16
看書随感.....	19
多余的感慨.....	23
恶夢.....	26
“立此存照”以后.....	28
不同的利弊.....	32
观察家的透視.....	35
故意的混淆.....	37
关于国际青年反法西斯蒂.....	40

为着誰——我們讓血？	44
不能緘默	48
【附录】黃英瑞：讀“不能緘默”之后	52
还是旧帽子	54
怀念	57
急事閑談	60
【附录】張先智：老實話？風涼話？	63
清談与漫話	65
惡魔与“瘋狗”	69
隋那以后	74
剪灯碎語之一	77
談蝗	81
“野草”两年小志	84
剪灯碎語之二	88
談翻譯	94
“版权所有”？	96
送灶	97
推环的貶值	100
剪灯碎語之三	104
裏納粹魂	107
祈雨和掘水	109
兒童节的感想	113
人們会記住瑪德里	116
林語堂和爱因斯坦和中国道学家所謂“气”	118
吃草和“宪法”	123
暴露了誰？	126
国文和国是	129

掉一个方向試試看	132
拆除“忠灵塔”	135
漂白粉考	137
略論白塔山事件	140
讀莫斯科大旅館女侍們的信	142
“朋友”	145
关于“灵魂証实”	148
嘲潮微語(一九四七年)	150
“誤会”	150
从造謠到緘默	150
想起了花袭人	151
鷄泡魚腸	153
清客們的妙論	156
“罐头蜜桃”补义	159
中国人到底“誤会”了什么?	161
一个“奇聞”	164
給“虫豸”	167
馬車夫的“逃亡”	171
芒花小集(一九四八年)	174
何雅各	174
詛咒	174
論打	175
沒有奇迹(一)	175
沒有奇迹(二)	176
沒有奇迹(三)	176
“以冰释”	177
“餓了不克”	178

城与年.....	179
春初杂識.....	181
广州的坦克車.....	183
唤起人类的理智与良心.....	185
夜讀随感.....	189
“炮火”及其他.....	189
两代居里夫人.....	190
迎一九四九年文艺节.....	195
丰年小集(一九四九年).....	198
旧金山談奇.....	198
閩人比較学.....	199
迎头經.....	199
另一种經.....	200
是行也.....	200
人与制度.....	201
拥护“倒悬”?	201
“下野”异議.....	202
台北近郊.....	202
“举国敬佩”!	203
通电与戒严.....	203
哭灵份子.....	204
南京的哭声.....	204
市民未必“肃穆”.....	205
黄花崗.....	206
薛岳与封建.....	206
商意測驗.....	207
勋章放洋.....	207

尾班家族·····	208
“血压忽高”·····	209
血压与拨款·····	209
蛙話·····	210
如果太陽存在·····	211
奇怪的算学·····	212
血压回复原状矣·····	212
“志在必行”·····	213
射寄曹先生·····	213
遺失了的毛人鳳·····	214
想起翁半玄·····	215
自衛癖·····	216
自衛与兵源·····	216
鍾泉周一家·····	217
“为政不在多言”！·····	217
“不容坐視”·····	218
血染的广东·····	219
广西官話·····	220
悬挂“国旗”·····	221
笑面虎与凶神·····	221
拆散家庭？·····	222
“拆散”臆測·····	223
讀李書城的見聞·····	224
盜卷宗(一)·····	225
盜卷宗(二)·····	225
盜卷宗(三)·····	226

“野草”月刊發刊語

I. 魯波爾在他論及高尔基的一篇短文里面，对自从十八世紀新的“生活主人”上台之后的文学，作了这样的說明：“在文学里，产生了人的变形，有一种人的脸变成了‘資本主义的兽脸’，另一种的脸在苦难中变得畸形了。”

这也真說着了一些文明国家的进步作者。賽珍珠比喻中国的抗战作禽兽放弃巢穴而避免危难于先，佛烈达渥地利比喻苏联之国家“占有”土地与德意志之国家“統治”土地为“一丘之貉”于后，而木戶幸一更早在“中国事变”后不到一年，便苦心孤詣地証明了大和民族的文学最初而且最精彩的是所謂“国風”，即和歌，开头一篇就是“宮庭篇”。但半殖民地半封建而又正在苦难中掙扎的中国，其文学情况正如政治情况一样，是不同于这些文明国家的。我們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在他們作品的主题与形象里面都創造了“人”，歌唱了“人”，改变着一大群苦难者的“畸形”的脸貌，要使他們从俯伏着的奴隶地位站起来。無論成就如何，已經在这道路上行进总是确实的。

然而我們有些人虽然自称善于憧憬光明，却同时也善于忘怀灾难。前綫和敌占区正在一槍一弹搏击敌人，在后方倒有人穷奢極乐，富丽豪华，坐汽車上館子，运私貨發大財，口里說的是抗战建国，心里想的甚至手里做的却可以是抗战建家(这里抗作

勁詞戰作名詞解)。這些人只感興致于“叫我如何不想她”或“山在虛無飄渺間”之类的女聲獨唱，文學當然是多余的。如果他也看看，那就正是把兽臉塗上了化裝粉，使奴隶戴上了隱身符或者是塗白了鼻子的一类。为了这些杰出的人们，和他們的公子哥兒、幫閑們和帮忙們的兴趣，这一类讀物真是鴻運高升，方興未艾。愛倫堡曾將这类精于鑒賞者們比喻作精于食事的食客，他們所愛好的是一盤腐臭的野鷄。林語堂先生最近又在“生活的享受”上面給我們指点：中國人的精美食譜，同時就是良藥。他还給我們考証出來，中國人素來對於病都是“先以食療，不瘥，然後給藥”的。所以即使同是野鷄吧，于外國那些杰出的英雄們不過是貪奇嗜野，而于中國的這些，則還有養身息生的功效——一劑極度溫和的鎮靜劑。

在這樣的時勢下面，我們却办了小小的“野草”。

命名“野草”，用意所在，并非全然因襲，也說明着我們對這樣一個小小的東西，並不存什麼奢望，自己先給它一個卑之無甚高論的名號。野草雖然孕育于殘冬，但茁長和繁殖却是必需在春天的。如果嚴冬再來，它自然還得消亡。“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固然說明着草莽之类的頑強，然而也同時是自然的機械循環的悲劇。這種機械的循環，于人類倒不能類推的，大抵人間的春天到來，嚴冬也就永遠死滅。不過這已經說得太遠。“野草”目前只是蕪雜叢生，荊莽交錯，既無花果之望，亦無枝葉之陰，并非大樹，因之也沒有什麼什麼風了，不能供給若干悠閑者們乘涼，是顯然的。它只希望給受傷的戰士以一個歇息的處所，讓他們退到野草里，拭干傷口的血痕，再躺一會兒。如果因疲勞而至于飢餓，則挖几把草菇，也聊胜于無。雖然沒有維他命，更不能同時做藥；倒是可以恢復一些元氣，再作戰鬥的。至于原本就很健康的人們，自然也可以到這原野上呼吸一些蒼蒼

的气息。呼吸不象吃大菜同时吃下良药一样方便和简单，它既不甘香，也还须用力；但如果肺部不健全，却正需要一些野气息，餐必肥甘补品，仍不足以保证深在内脏的溃烂面不扩大起来。

这里不是锋镝所在，不是作战的前线，然而却划了一道“人”与“兽”的分界。如果畸形的受难者们正立起来的时候，兽脸就将被刷清或者自己藏起来。

我们知道，今年十一月十二日便是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开会期间，将决定国民的“前途”和国民的“命运”，而在这之前，大不列颠帝国限日本于十月十八日以前结束中国事变！在这样紧迫的时势下，弄一点笔墨，比起正在用血去淤塞侵略者的枪口，用生命去争取民族的自由的一大群青年人，正如倍·柯根所说，是“以花边去比喻枪炮了”。然而“英伦的雾”以至“美国人的狗”一类的东西正大量地在印，这事实又教育了我们，即使是花边，也还有硬软好坏的分别，有的只准备给太太们做裙带，有的却可以替战旗做镶嵌。加以上面所说的种种，就刊行这样一个小小的刊物：“野草”。

1940年7月5日